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倾斜的风景

1995 年卷·散文

赵翼如 著

21 SHIJIWENXUE
ZHIXINGCONGSHU
1995NIAN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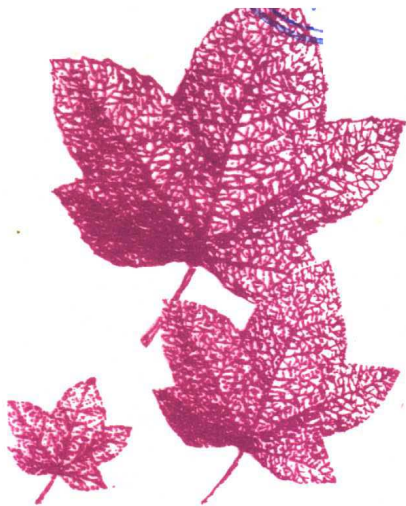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5年卷·散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斜 的 风 景

赵翼如 著



倾斜的风景

赵翼如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5½ 插页 4 字数 12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153-X/I·1920

定价:8.80元

顾 问 冰 心 艾 青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冯 牧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

(注:*号者为常务编审)

总策划 白亚南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总 序

冯 牧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

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

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盛夏骄阳似火之日，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远避尘嚣，于清凉宁谧气氛中，平心静气，融洽无间地

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目 录

倾斜的风景	1
身为女人	6
冰雪的馈赠	9
一种心情	14
也算“发烧友”	18
我摔成了唐老鸭	21
女人在高处	24
心有所归	28
飘远的花裙	31
家的守望者	35
回归	38
“重炮手”与轻音乐	43
在流动中“充氧”	48
刘坪的“特别章法”	51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54
怕做了“文学女人”	57

往事	62
近视着真好	68
男人的感情	75
别让生命太为难	83
在“大都会”舞厅	86
葡萄更有吸引力	89
味,在酸咸苦辣间	95
在林荫大道深处	103
古河道上的彷徨	106
有感于“灵魂的拯救”	113
空墙	116
手捧金饭碗的“乞儿”	119
石头的生命	124
家乡的阁楼	128
重庆印象	132
天目湖随想	135
“野花”中的“天堂”	137
锦心绣腹的东山	142
我们是首届	147
白云深处的“猴居士”	153
小河的微笑	157
散文随想录	161
编后记	张守仁 164

倾斜的风景

这景观只消看上一眼，就让人无言了——

着一派男子气的怒江，像一个英雄部落的遗族，神秘地出没于滇西那“世界第二大峡谷”间。冷不丁甩一个漂亮的大拐弯，惊得一方山崖大为倾倒——崖上树林一律探出身向急流倾斜，姿势满像要投河自尽。

好一场“倾山之恋”！

忽然一个停顿。停顿在入而不入的瞬间。树们仅仅成了一个倾斜的造型。且斜出优雅的弧度，一道旋律似的。

不知究竟存了什么心思。像是期待着什么，又像逃避着什么。一迟疑，便从此跟江面留出一截距离，留下一堆悬念，连同一片永恒的影。很像是些聪明的女人。

江上有憔悴的枯木无声地飘过。

当初，它也是一下子倾斜得全投入的么？

寂静中一个停顿，是因为看见了一个悲凉的终止吗？那该是一次年少惊心的爱。

好久了，树们寂寞地绿着，只看云做梦，感叹世界缺少飞扬的力。真汉子遍寻无着，似乎遥远在一幅画里。

终于听见了峡谷的跳动——西北天际泻下一股强气

流。粗浑厚实的怒江一路张扬着激情的诱惑，猝然而至。

一下子摇晃了沉静的树。

只想把生命夹进这逼近的画里。心膨胀到胀裂了绿身，任凭春风托举着，纵身一跳……

那一刻它辉煌过。

瞬间的重合，轰动了一条江。那是一种生命的投入。也许会碎裂了生命，到如今已背离得很远了。

年少的树太想握住那一刻幸福，握成长远；太想携急流折入静静的港湾，把幸福看牢。

太年轻了，年轻得尽冒傻气。

忘记了那活跳跳的灵魂，早已弃绝了平野湖泊。流动的生命不肯搁置，注定要迷恋奇诡不测的危情险境，注定要穿越亘古的荒凉，直抵不能回头的宏阔彼岸。

没有一叶小舟，系得住急流。

换一泓平庸的浅湖，又哪里值得纵身一跳？偏这急流气贯滇西，连岩石都被激活了，能怪它措手不及？

只是，一棵树对于一条江，就像大块文章里蹦跳的小逗点，晕眩中它却夸张为总标题。

及至沉到深处，才猜出怒江的谜底，是流浪。一个天涯孤旅者的流浪。

急流根植不了小木屋，不堪为家。

“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它这会儿才唱懂这支流行的歌。可惜它投入得太深，已回不过神来。

曾站立过的那片小小空间呢？丢了。只好背着一个苍黄的记忆，四处漂流。

它惊恐地发现波涛流出生活的真实：“世上的事物，没

有什么不可以接受，只有幸福的持续，忍受不得……”

纵览江南，竟存不得一点舟楫的影子。只有千万个瞬间的印痕。

它漂到了这里。倾斜的风景向它传递着关于生命的含蓄。

成了年的树是无言的。它内容充实，一副恬淡而怡然自得的神情。总安静地站立着，安静得像一排乐谱。叶子并不曾睡着。正不出声地摇曳着，寻求相应的振动。

对急流的渴望，使它疏离急流——宁可倾斜着，斜成一片风景。

“风景”融在这幅山水画里，又傲然独存。

入而不入。它很明白情感是需要些距离保护的。留一截空白，能留出好多趣味来。

急流用大手笔在这拐弯处落下一个惊叹号。

叶子躁动不安了。树身平静如故。

没错，急流伸过来强壮的臂膀。可这臂膀里，仅仅是搁一小片风景的么？

然而平静中毕竟“喷涌着生命之泉”。

那排“乐谱”奏出微妙的旋律。

不至于连头带脚跌进去了。它和大地连结的根须已埋得很深，晓得给自己找个地方呆呆。它只会做一种独特的艺术体操——枝枝桠桠舒展成柔软的弧线，片片叶叶旋转成小小的波浪，组合成美丽的纷扰。柳条青藤甩下一头长发，投影在波心，接得些水意。

仍有嫩叶生长着梦想。天空中跳着舒缓的古典式舞蹈，偶尔扬起翅膀，让写满心事的绿色信笺款款飘落。

需要的只是倾听而不是解答。

弄不清是急流撩乱了枝条，还是枝条揉静了急流。瞬息万状的漩涡涌到这儿便忽然静下来，仿佛失落在一种气氛里。

倾斜的风景，感染了峡谷，融成一团蓬蓬松松的温柔。且向绿叶借一点清凉，让轻灵的气息落入沉重的呼吸，暂时搁下高深念头休息一会儿。

这一刻，急流接近了无言树木的某种神秘。树木也透过大地的感觉之根，汲取从岩缝向上蔓延的强烈气流。

水波拍击崖壁，叶子快乐地感应着亮了一层。树荫铺一地清幽，急流便回旋着装满茶室情调。

就这么相互打打招呼，就这么窃窃私语，就这么默默对视着，便也抖散了一堆孤独。谁也不想超出这温暖的界限，不想拿一段相知去兑换一次心跳。然后依依挥别。心不再有那么多挂碍——该去的总要去，该来的自会来。不妨做一下深呼吸。

成了年的树，透出一种从容不迫的韵致。看着它，我满是理解的心情。

而我身边的一女大学生极不服气：“何至于这样？我看这类女人只是跟男人约会，而不是幽会。换了我，只要纵身一跳的效果。刺激！划几下再蹦回岸。怎么就回不过神来？前头不还有澜沧江么？”

我哑然，不得不叹服其弹跳力，那是青春的奢侈，我们哪里挥霍得起？也许现代精神真是流动状态，处处有起跳点。但女人，总脱不了骨子里的某些古老。

纵身一跳，那是女人的从容。也往往是女人的悲剧。它

铸就了很多不幸结局，却是女人一直在重复的现实。

女人最大的爆发力，是找到一条真汉子。

击碎什么只需要刹那。而世上没有一种开裂能完全弥补。

是的，还有澜沧江。但假如“一跳”已伤筋折骨了呢？假如那江只接纳更新鲜的树呢？

女人真动一次情，会流一次血。谁也经不起失血过多。除非“一跳”只是展览一个跳水动作。

“我只管眼下，要紧的是痛快。”女大学生说得坦然。我忽然觉得自己快成上个时代的人了。记起同代人写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谈及爱的实现，是与受难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的必然遭遇。

倾斜的风景，蕴含着意想不到的东西。它包容了生命的凄凉和美丽，也许正凝缩着“我们怕和爱”的生活本身。

身为女人

为人妻多年，不见腹部动静，便有人惊诧：“是想保留身段，还是想唱二人转？凭你的女人气也该呼唤来儿女呀。”我当然自信。只是误了季，晚到秋天才来忙春天的活——从前女人三十几都快做外婆喽。

也曾做过准母亲。无奈小人儿刚刚上路就给老天收回去了。我猜他是悲壮自杀。

那个天地都结冰的除夕，家人一餐团圆饭突然中止，我被塞进一辆救护车。外头爆竹漫天放肆，炮花一地缭乱。车子穿行于万家灯火的年情节景，我则茫然注目星空，独自陷入沉重的夜……

病房里一片煞白。身底下一派鲜红。眼见得又要流产，我拼命护住肚子，捂上耳朵，挡掉从高空捶打下来的喜庆音响……B超图像显示：“胎盘盖过宫颈内口。”这意味着，胎儿处境险极，像一颗悬在绝壁的水珠，打个喷嚏都可能震落。医生一句忠告：最忌受惊。惊吓引起宫缩导致的大出血，将是致命的。

一艘超载且已渗水的船只，随时可能失事。我本能地寻求依傍，傍上宽厚的肩，那母子的护航舰。不料护航舰突然

消失在时光深处——一个无法解读的谜。5个月的胎儿尚未未来得及感知父爱，便感染了母亲的彻骨震惊！

我整个成了一道伤口。

身怀重荷的女人，最不堪一击。何况我是毫无防备仰天倒下。

深不见底的晕眩中，接住我的是第一次胎动（他在羊水中荡桨？），一种天命的委托。

迷乱的思绪一下子收拢，九曲回环的大脑只具最简单的机制：听凭于女人的天命。静下来，植物般活下去……

除夕之后的100余个日子，我像冬日的枯草一样僵卧保胎。其间失血几度，险状迭出。一颗炸弹落地了，血涌上来祭奠坍塌的小屋；又一声沉闷爆响，搅得梦里梦外全是惊悸。挂在悬崖的小生命上不得，下不得，左右不是。好像对没见面的世界有些怕，很想回去了。

我也真想平静地冻结成一弯冷月。

噗通——噗通——一个踩着水的声音朝我走来——胎心仪测出的小小心跳构成强烈音响，响彻了生命初始的遥远回声。

所有的伤痛全输给了这回声。

一只小手握着我……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

漫漫长夜，我和最为孤寂的树影结伴。久久凝视窗口兀立的梧桐，内心有一片原始森林悄悄围拢。那份静默，那份浩漫，让人遥遥记起自身的来路。谁说过，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古老帝王树枝上萌生而出的，那儿寄存着人类的灵魂。

窗口的梧桐有过深藏不露的阅历。它早已飘落了绿色梦想，枝桠从容托举着暴怒的云团。风切割雨敲打，它都维